

V 形:圣经的叙事结构及其反讽性

V Patter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Bible and Its Irony

王 屹 陕西师范大学

Wang Yi,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264

[**Abstract**] After a careful study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Bible, the author observes a unified and coherent V pattern in the stories told. The Biblical story line would start at a high point in life, followed by a sudden fall into misery, only to rise again from misfortune to end at a higher plane of wellness that surpasses its origin. This narrative structure reflects the biblical theme of God's sovereignty and the redemption of His people. The narrative pattern where the proud is debased and the lowly is exalted creates theatrical tension and contrast that accentuates the irony i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human predicament. Such treatment makes for pleasurable reading and effective moral instruction, and has therefore shaped the narrative form in Western literature.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from a few books of the Bible this V pattern in narrative and how it communicates irony and meaning.

圣经文学研究者罗伯特·奥特(Robert Alter)声称:“虽然有时

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8辑·2007秋)

我们感到圣经的文本构成不连贯、重复、相互矛盾，与我们所设想的文学一致性不相符，……我认为圣经作者和编撰者们对一致性的看法与我们的看法大不相同。为了完整地表达那一一致性，他们有时会违反以后时代与文化所认为正典须具有的一致性和逻辑连贯性。”^①诚然，仔细考察圣经叙事，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一个连贯一致的V形叙事结构。换言之，圣经故事主线往往有一个高起点的开端，然后突降，直至低谷；转而突升，结局时达到一个比开端还高的终点。V形叙事结构不仅呈现在一些短篇小说中，如：《创世记》37—50章约瑟的故事里，《路得记》、《以斯帖记》、《约伯记》、《福音书》中，甚至隐现在一些史传文学中，如：《出埃及记》、《士师记》、《历代志上》和《以斯拉记》中。这一叙事结构的存在是因圣经主题——耶和华神的主宰与对他子民的拯救——而决定的。这一叙事结构往往造成反讽效果，如：高的降为低，而低的突升为高，形成戏剧性、张力和对比，因而生成极大的阅读愉悦。V形结构对后来的西方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篇幅所限，本文将《旧约·创世记》中约瑟的故事、《出埃及记》和新约福音书中耶稣的故事为例，探讨V形结构及其反讽性在圣经中的表现及其意义。

一、约瑟的故事

《创世记》与紧接其后的四部书统称为《摩西五经》，相当于圣经的导言部分。“犹太人与基督徒历来都认为摩西是其作品/编纂

^① Iler, Robert.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Data. U. S. A., 1981, p. 133.

者”，^①很可能写于公元1446—1406年犹太人在旷野流浪的40年间。^②《创世记》共50章，记叙了宇宙的开端和犹太民族的起源。其中37—50章讲述了以色列一支派祖先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情节曲折，叙事极其简洁生动。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以扫和雅各（后被改名为以色列）。身为次子的雅各靠不正当手段获得长子继承权。雅各又生十二子。约瑟为雅各的十一子，是雅各的爱妻拉结的头生子，因而得雅各的宠爱。童子约瑟做了两个异梦，一梦是哥哥们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另一梦是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星向他下拜。他的梦与父亲对他的偏爱激怒了哥哥们，他们本想杀了他，后来听从第四子犹大的建议把他卖给路过的商人。商人把约瑟带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创世记》37:36）。

在波提乏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创世记》39:2）。因此，主人派他做管家。约瑟俊美，波提乏之妻引诱他。约瑟不从，波提乏之妻便诬陷他对自己不轨。护卫长把约关押监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创世记》39:21—22）。法老的酒政和膳长因惹怒法老，也被关在监里。约瑟成功地为此二人解梦。正如约翰的释梦，膳长被斩，酒政获释官复原职。但酒政忘记了自己对约瑟的许诺，约瑟仍身陷在狱中。

两年后，法老做异梦，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没有人能给法老释梦。酒政想起约瑟，向法老推荐他。约瑟不但解得法老之梦的寓意，而且提出合理建议。法老为约瑟的聪明智慧所动，立他为宰

^① ker, Kenneth (General editor).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Study Bible*. Zondervan Bible Publishers, Michigan, U.S.A., 1985, p. 2.

^② 同上。

相，治理埃及全地。约瑟治国有方，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又在随后的七个荒年里以囤积的粮食为法老换来埃及所有的土地及 1/5 的所得税。

为度荒年，雅各差众子下到埃及籴粮。经过几番测试，约瑟发现兄长们已大有变化，从嫉妒狭隘变成富有仁爱与牺牲精神了。约瑟与众兄弟相认并安置父亲全家移居埃及歌珊地。

故事开始时，约瑟得父亲宠爱，在众兄弟中居最高地位。但随着故事发展，他的命运却一落千丈，沦为奴隶。奴隶升为家宰，而家宰又再降为囚徒，到了社会最低级。而他从最低级却被突升到宰相，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几乎成为最高级。这一魔幻般的结构是为了彰显耶和華神的主宰与拯救。

为了说明耶和華神的作用，该书作者采用了全知视角、护卫长的视角、法老的视角及约瑟本人的视角这些囊括客观、主观的视角。约瑟沦为护卫长的奴隶，全知视角叙述道：“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華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创世记》39:2）。护卫长的视角：“他主人见耶和華与他同在，又见耶和華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创世记》39:3）。耶和華神赐约瑟智慧解梦后，法老看到耶和華神的奇妙作为，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又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创世记》41:38—39）。约瑟本人更清楚这一切都是耶和華神的作为。他对悔改后的兄长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记》50:20）。

的确，从《创世记》12 章起，耶和華神就多次对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许诺要叫他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记》12:3），“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

从了我的话”(《创世记》22:18)。而且与亚伯拉罕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创世记》17:4—7)。荒年使雅各(以色列)一家面临灭绝之灾,但无所不知的耶和华预知这一切,早已预备了约瑟的受难与高升,预备了通过约瑟拯救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一家下埃及时除了儿妇共有70人,430年后出埃及时“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出埃及记》1:7)。不算分别为圣的利未族人,仅20岁以外能打仗的男丁就有603550名。

268

约瑟的高——低——高命运情节线具有反讽的特性。异梦表明他将居高位,他却被一抛再抛,跌落到最低谷。好容易因有释梦的异能和酒政的许诺出现获释的一线生机,却又因酒政的遗忘被断绝尽尽。然而,在了无希望最不可能之时,又因法老的异梦得施展宏才之机,被突升为相。这样的可能——不可能——可能——不可能——可能之线,产生强烈的对比,一再打破读者的阅读期待。使读者经历一个期待——失望——再期待——再失望——大喜过望的阅读过程,结局大大超过读者期待,使读者得到惊喜的满足。一个个悬念,一次次期待与失望,直到梦想实现,读者心情随着约瑟的命运上下起伏,获得戏剧般的阅读愉悦。而约瑟败不气馁、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胜不妄自尊大、骄横自得的超人品格及其坚忍不拔的毅力也给读者带来道德教益。故事头尾呼应,开始的两个异梦象是提出问题,约瑟的命运起伏如解题过程,而结局则是问题的解答——异梦成真。

二、《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是旧约的第二部书,是部历史书,记载了耶和华神

与处于奴役状况的以色列民立约并将他们拯救出埃及。正如《创世记》,《出埃及记》在圣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部书中,耶和华神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6:7—8)。这个约与随之而来的出埃及拯救成了犹太教传统的重要因素,是祭司教导以色列民的重要内容,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基础,盼望上帝救恩的依据。后来基督徒以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得救,与亚伯拉罕因信上帝而得救同一性质,因此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徒也把此书视为上帝对他子民的救恩依据。

该书共40章,分小说叙事、律例和造会幕的细节记录三种文体,其中小说叙事篇幅最大。叙事部分故事性强,情节紧凑。1—4章是开端部,讲述耶和华神拣选摩西作以色列人的领袖,通过他与以色列民建立关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为奴之地。5—13章为第一发展部,记叙耶和华神如何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14—15章21节为高潮部,描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壮举。15章22节—19章为第二发展部,描述以色列民在旷野里的生活和与耶和华神关系的发展。20—31章为第二高潮部,记叙耶和华神颁布十诫和律例与他的子民建立永世之约。32章为反高潮,写以色列民对耶和华神的背弃。33—40章为结局部,写会幕的建造和耶和华神的同在。

第1章第1段最后一句为匙句(topic sentence),起点很高,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似乎《创世记》中耶和华神对以色列先祖们应许“人口众多”的祝福已实现。但紧随其后的第二段立即突降,“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新的法老派督工辖制以色列人,迫使他们作各种苦工。“以

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出埃及记》2:23)。耶和华神兴起摩西作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执意不容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神降下十灾,最终法老屈服。而以色列人刚离去,法老便痛惜自己的损失,立即带重兵追赶。红海边耶和华神施神迹,分开海水,以色列人顺利过海,而紧随而来的法老的兵马却被合拢的红海淹没。旷野上,耶和华神使磐石出水,天降吗哪、鹌鹑喂养他的百姓。西乃山上,耶和华神向摩西颁布十诫及其他律例命以色列民遵守。摩西数日待在西乃山上,以色列民以为他已死去,便铸金牛犊拜偶像。摩西下山颁布十诫与律例,并照耶和华神之命吩咐以色列民造敬拜耶和华神的会幕。40章结尾时会幕造成,“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出埃及记》40:34)。

270
开端时以色列人的“众多”、“繁茂”、“强盛”显然是个高起点,但紧接其后的受奴役又跌入低谷。十灾和红海的神迹是耶和华神的主宰与拯救。最后以色列民有耶和华神的会幕在前引路是一个高于起点的结局,因为,起初以色列民虽有耶和华神人口众多并强盛的祝福,却没有耶和华神的同在,而结局时有了象征神同在的会幕,即有了从旷野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的保证。

该书叙事结构也有很强的反讽性。人口众多、强盛的祝福突变为受奴役之灾的根源;受奴役本是灾祸,却导致以色列人离开外邦之地,进入应许的迦南地。经历十灾和红海的神迹后的以色列民,本应对耶和华神坚定不移,却因摩西迟迟不下山而怀疑耶和华神的能力,敬拜起异教偶像金牛犊。被耶和华神立为祭司的亚伦本应阻止以色列人,却“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出埃及记》32:25)。本要惩罚以色列人的耶和华神却因对自己诺言的信实继而恩待以色列民,甚至以会幕的形式与他们同在,指引他

们。这些反讽突出了人性的软弱和耶和華神的主宰、拯救及他慈爱与信实的道德属性。

三、耶稣的故事

新约福音书中记载了耶稣基督的故事。他是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降在人间，成为木匠的儿子。耶稣在世活了33年。30岁时开始在犹太地四方传讲天国的道理、医病、行善事。他也服侍税吏、妓女、麻风病人等为社会所弃的人，大得民心。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出于嫉恨，以勿须有的罪名将他交给罗马总督彼拉多。彼拉多为了迎合那些犹太人，将无辜的耶稣十字架处死。三日后耶稣复活，与众门徒同在40天，教导他们，后来升天。

四部福音书都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一高端开头。《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讲述了“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超自然出生。《马可福音》一开始便直称他为“神的儿子”，第一段就有上帝的声音为耶稣作证：“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而《约翰福音》的开头将耶稣的身世直溯到创始以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反把他钉死。故事此时降至黑暗的低谷。但三天后耶稣复活，四十天后又返回天堂的结局自然是个高峰。

耶稣的故事的反讽性表现在他的神性与人性一体上及他对人与人对他的态度的巨大反差上。

他是神却降世为人；完全可以选择降生在王族贵胄之家，却选择降生在普通的木匠之家。他可以选择自己降生的时间、环境，却要在罗马帝国要求人口普查都返回祖籍的伯利恒，致使自己无处

容身躺卧在马槽里。人出生为生,他降生却为人赎罪而死。不仅他的降生存在反讽性和悖论,其他方面也比比皆是。他为人而来,人却要把他治死。他充满智慧的讲道、超自然的医治等应足以证明他就是他所声称的“神子”,但犹太宗教领袖偏要说他是渎神,将他治死。说他渎神的人正在犯着渎神的罪——将神治死。身为神子的耶稣却为赎人之罪而死,而且为那些羞辱他、钉他十字架的人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神与死本是矛盾不相容的,但却实现在道成肉身、既是神子又是人子的耶稣身上。无辜的为有罪的死违悖伦理逻辑,然而在上帝的大爱中却成为合理。死是人的生理属性,是犯罪的结果,复活是超自然的神性,但这对不可能的两极却都发生在神人两性共存的耶稣身上。

四、旧约、新约的 V 形结构

耶稣的故事中的 V 形结构与以上两部旧约著作中表现的主题一致,都是为揭示上帝的主宰与对人类拯救。旧约中这一主题是借着上帝在其选民以色列人中的作为启示给世上万族的,而新约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的生平启示的。耶稣的故事与约瑟的故事存在平行结构。“约瑟的故事的作者视这位不幸的受苦者(约瑟——笔者按)为完成上帝旨意的工具;正因约瑟的受苦,太阳、月亮及十一颗星星都将向他下拜。”^①同样,因着耶稣的受难受死,信他的人得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福音书作者相信基督教起源于亚伯拉罕的古老传统,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的宗教运动自始就已

^① Bernard M. W. Knox,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 Vol. 1. Introduction to Masterpieces of the Ancient World.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U. S. A., 1979.

计划周全,其最高阶段乃是基督成肉身,降生于世,实现上帝圣父的救赎计划,此事早已由古代先知们反复陈明”。^①

虽然在旧约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时代,以色列国在中东、西亚、地中海东部一带成为大国,十分强盛,四境平安,实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叫他“成为大国”,但到旧约时代结束时,^②由巴比伦重返家园的以色列人已重建被迦特人烧毁的圣殿,其国土“仅仅是位于波斯帝国穷乡僻壤的一个小省。”^③多年流离失所饱经患难的以色列人开始“怀疑上帝与他们的立约之爱,不再信任上帝的正义。”^④因此,旧约的最后一部书先知书《玛拉基书》鼓励处于信仰低谷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要来了:“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玛拉基书》3:1)。正是出于这一弥赛亚意识,《马太福音》的作者将耶稣的祖先溯至亚伯拉罕,以表明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救世主弥赛亚,不分民族,只要相信耶稣就可像亚伯拉罕那样“因信称义”,成为上帝的子民。在此义上,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得以实现。倘若《创世记》里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为V形结构的高端起点,旧约结束时以色列人处于信仰低谷是这个V形结构的谷底,那么到了新约耶稣的降世、受难、复活即是这个V形结构的高峰结局,回应了以色列人430多年来的期盼。

① 梁工,《浅议圣经叙事中的重复艺术》,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4(6)。

② Kenneth Barker,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Study Bible* Zondervan Bible Publishers, Michigan, U.S.A., 1985, p.1423.

③ 同上。

④ 同上。

五、新约里的 V 形结构

新约福音书以耶稣的降生或传道开始,以他的复活结尾。《使徒行传》以使徒们的传道和基督教会的建立开始,以特别作外邦人(非犹太人)的使徒保罗因传道被押在罗马结尾。而新约的最后一部书《启示录》是以使徒约翰的异象结尾,在这个异象中,耶稣基督应许门徒:“我必快来。”(《启示录》22:7)把这三个结尾作为整体来看,《福音书》是新约的高端起点,使徒保罗被押罗马是教会的低谷时期,而耶稣基督“我必快来。”的应许就是新约的 V 形结构的高峰,这个千禧年的盼望属于所有时代的基督信仰群体,是他们信仰的终极高峰。

274

六、结 语

作为西方文学的古典文本,圣经“对整个西方文学乃至现代世界文学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深远的”。^① 圣经的 V 形叙事结构也广泛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学许多经典文本的叙事结构。《复活》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无罪——犯罪——赎罪——复活”^② 的心灵历程即是明显一例。狄更斯的《双城记》、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织工马南》(Silas Marner)、经典童话《小红帽》、《白雪公主》、《睡美人》和《天鹅湖》也都存在一条平安——灾难——得

^① 刘洪一,《犹太圣经的世界性及与现代文明的联结》,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6)。

^② 赵复兴,《〈复活〉:一部基督教文学名著》,载《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救的 V 形叙事主线。这一 V 形叙事结构不但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许多圣经书卷的主题的钥匙,而且使我们对许多西方经典文本有更恰当的把握。